

大仲马与拉里·尼文合体才能写就的星际传奇

环形世界版基督山伯爵复仇记

幡云世界 II

坎德斯女王

THE VIRGA II: QUEEN OF CANDESCENCE

[加] 卡尔·施罗德 (Karl Schroeder) 著 刘凯 译

清华大学出版社

潘云世界II

坎德斯女王



[加] 卡尔·施罗德 (Karl Schroeder) 著

刘凯 译

清华大学图书馆
藏书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Queen of Candescence By Karl Schroeder

ISBN:978-0-765-35454-9

Copyright © 2007 by Karl Schroeder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Donald Maass Literary Agency,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2015 by Tsinghua University Press and Shanghai Guo Yue Cultural and Creative Co., Ltd.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4-7130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 010-62782989 137011219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幡云世界. 2. 坎德斯女王 / (加) 施罗德(Schroeder, K.) 著; 刘凯译. --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5

书名原文: Queen of Candescence

ISBN 978-7-302-39424-2

I. ①幡… II. ①施… ②刘… III. ①长篇小说-加拿大-现代 IV. ①I7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31484号

责任编辑: 雒 华

封面设计: 肖安云@佳倍设计

责任校对: 赵丽敏

责任印制: 宋 林

出版发行: 清华大学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tup.com.cn>, <http://www.wqbook.com>

地 址: 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A座 邮 编: 100084

社 总 机: 010-62770175 邮 购: 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 010-62776969, 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量反馈: 010-62772015, 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 装 者: 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48mm × 210mm 印 张: 9.125 字 数: 235千字

版 次: 2015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2.00元

产品编号: 058218-01

中文版序

《星球大战》的问题在于，它成不了现实。

20世纪早期，时值科幻作家们开始想象银河帝国、探索神秘异世界之际，爱因斯坦证明了任何物体的速度都不可能超过光速。超光速旅行无法实现这一简单的事实从此高悬在每一位梦想着浪漫的未来飞船和宇宙探险的读者头顶。这是个奇怪的变化，因为史诗般宏大的星际旅行神话是20世纪早期科幻献给人类的一份厚礼。科幻的礼物乃是一种满怀希望的憧憬，憧憬我们这个技术文明实现无止无休的发展和层出不穷的发现。这个憧憬曾经激励一代代年轻人投身科学与工程，亲自去努力改善他们生活的世界。我七岁那年见证了尼尔·阿姆斯特朗踏足月面，因此我是怀着这种憧憬长大的。

人类征服群星——这种在西方曾被用于激励一代代人的宏大史诗——竟然无法成真，这一事实不仅古怪，更造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我们想要那种奇异刺激、充满可能性的未来，并且在努力实现它；但与此同时，我们的内心深处隐隐有个声音在说，那样的未来并不存在。《星球大战》是异想天开，《星际迷航》也是。如果它们都是异想天开，而并非我们真正能够为子孙建造的世界，那么我们正在努力创造的所有其他事物又当如何呢？——比如那个我们的后代尽享和平与富足、有无尽的可能和奇观可以期待的更美好的世界，说不定也只是异想天开而已。

我创作了《众阳之阳》以及“幡云世界”系列的其他作品，是为了证明科幻的承诺仍旧没有落空，对未来最奇妙、最乐观的憧憬依然能够成真。你会读到，幡云世界里充满了令人惊异的地方和情境。它是个充满可能性的世界，是我们在科幻和现实中都不曾见过的。在《众阳之阳》中，海登·格里芬骑乘着一部装有鞍座和把手的无翼喷射引擎，穿行于没有重力的天空和云海。他的世界是运行在轨道上的一个气球，直径达几千千米。气球里充满了空气和在失重条件下四处

飘移的水球、土块。那里的鱼会飞，鸟则在空中游泳。在人工太阳的照耀下，钢铁、木头和绳索制成的轮状城市在旋转，农民种植的庄稼密陈半空、漫卷如云。光明的空域中形成了国家；太阳之间影影幢幢的暗夜里，则有匪帮和秘密社团在运作。在《坎德斯女王》里面有一座十五千米长的古代转轮城市。在那个古旧得要在其公民脚下碎裂的地方，维娜·拂风凭借花言巧语、坑蒙拐骗，在腐朽没落的贵族阶层闯出了一片天地。

所有这些都有可能是真的。

在创作“幡云世界”系列的过程中，我咨询过物理学家、数学家和工程师：未来的人类文明一旦挣脱了重力的束缚，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就——于此我本来是有直觉的。咨询的结果证明，我的直觉是正确的。利用我们今天拥有的材料，人类能够建造一个行星大小的空心球，并在其内部填充适宜生命存在的大气。这本身就很令人惊异，而随着本书创作的进行，我发觉在这样一个新环境里，有关奇迹和发现的点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我发现了一个可能性之丰富毫不逊色于20世纪科幻中陈腐老套的银河系帝国的世界，而且它可以是真实的。

如果说《星球大战》之类的经典太空歌剧是在不可能存在的宇宙里描绘出一个充满浪漫和探险的世界，那么“幡云世界”系列则是在我们自己的宇宙里将同样多的浪漫和探险呈现于我们面前。因此当你阅读《众阳之阳》的时候，记住这一点：你读到的故事是有可能发生的。

在我这一代北美人士当中，我觉得自己与众不同，因为我对未来心存乐观。我相信真实的事物中也蕴藏着神奇与魔力。我相信对未知的探索和人类的创造力能够改造我们的世界和我们的生活。因此，我下定决心要创作这样的科幻作品：与最优秀的奇幻作品相比，它们起码同样地奇异并且令人赞叹——而且只写有可能成为现实的故事。我希望自己或许能够以这种方式，激励一些人真正去创造我曾经描写出的地方和生活。

《星球大战》是异想天开，但绝不意味着我们的未来不可以那样

美妙。未来到底能够有多么神奇，我已经在《众阳之阳》和《坎德斯女王》当中稍加证明过了。我们所要做的只是利用想象力，在过去的银河帝国与星际飞船之外另辟蹊径，创造出更加令人惊异的事物。若我们一起努力，便一定能做到。

卡尔·施罗德

2014年10月

缘起

贾斯·迪亚曼蒂抬起头，正好看见空中有个女人。

他脚下的瞭望台有一丝颤动。尽管没有风，远处的树木也在炎热的午后微微摇摆起来。正上方的远处，几丝扭曲的云彩在城市下盘旋。许许多多以前，他从穹隆之上明灭不定的城市被流放至此。在城市的正下方，离这里仅有一千英尺的高空中，一个人影从光芒中浮现出来。女人随着自转消失在天边。不过没几分钟，她又回到了贾斯的视野内：女人沿着世界尽头高耸斑驳的城墙优雅地滑翔着，仿佛神的造物。在她身后，是贾斯这样的人永远无法企及的无尽虚空。这个无声的女人所要面对的命运，无非是撞上快速旋转的树丛，摔个四分五裂，一命呜呼而已。不过前提是，她现在还没死。

有人想逃走，他这么觉得。不过逃跑的结局无非是挨枪子或者成了磐鹰的盘中餐。这个女人肯定早已经利索地被守日人击毙，因为她孤身一人盘旋穿越天空，身后却未拖曳着血迹。一阵疾风吹乱了她古怪的衣衫，衣衫的阻力让她越飘越慢，渐渐落向地面。

贾斯蹙着眉头，有那么一瞬间，他甚至都忘了日日夜夜折磨他的那些痛楚。女人盘旋着，她的衣服太过耀眼且如此容易被风吹起，一定不是用斯帕传统的皮革和金属制成的。

随着世界的转动，女人越发遥远起来，贾斯想多看几眼也不可能了，这不免有点令人丧气。他脚下的瞭望台总是随着整个圆柱体世界旋转，而这个黑发的女人却不然。准确地说，她应该是从世界一端的开口进来的，就像是要检阅这个世界一般。然而，斯帕自转所产生的气流，会在她从另一端的出口飞出去之前，把她拉下来。

到那时她本该加速，但还是抵不过斯帕的自转。贾斯很清楚，人若是开始以几百公里的时速擦过树顶或塔尖会怎样：他大概要花几周时间，才能找全她七零八落的尸身。

大地再一次颤动。号角声在远处回荡起来——这是斯帕内表面的庄园和空中城市紧急通信的方式。

看这个女人落地是个不错的消遣。看起来她是要沿着铁路落下来了。那是属于比贾斯更有势力的人的地盘。他们很快就会注意到她，然后把她弄下来。她身上所有值钱的东西和衣物都会被那些人拿走。

但是号角却没有消停的意思。斯帕的建筑物看起来不大正常，有座建筑物摆动了起来。他现在老远就能看到：大地有规律地上下起伏着。这起伏慢慢向他所在的方向蔓延开来。他最好离围墙远一点。

通向露台的拱道断裂开来，跌向二十英尺下乱石嶙峋的地面。贾斯毫不犹豫地跃过扶手，一边下落一边数着：“一秒，两秒，三秒……”他滚落到这座古老宅院的地上，地面上长满了扎人的野草和荆棘丛。三秒吗？好吧，重力没变，至少没大变。

他站起来的时候，浑身肌肉和关节嘎吱作响。幸好攀爬和跳跃是他每天锻炼的固定项目。严酷的常规体能训练让他感觉自己仍是一个男人。

贾斯昂首阔步地穿过平整铺就的舞池，地面被一层沙砾覆盖，踩上去噼啪作响。铁路的枕木还是那样冷冰冰地铺设在陨铁石的地面上。铁路线就像一道鞭痕，把以前的阿巴斯国一分为二。贾斯毅然踏上铁路线，端详起来。伟大的阿巴斯家族并没有从修补党那里讨得栖身之所，他们要么销声匿迹，要么已经被杀害了，他也记不清到底是怎样。瓦砾、废墟和新修的围墙成了铁轨两边的风景。一处废弃的狙击塔若隐若现，不安地晃动着。

铁轨在远处交会，随着大地隆起，形成一条优美的曲线。如果视线足够远，还可以看到曲线变成垂线。贾斯无心顾及那么遥远的事情，他被一英里外发生的混乱吸引了。

那里是一条通向修补党营地的油迹斑斑的铁路侧线。侧线看起来就像一幅粗俗的涂鸦。涡轮机车踞坐在铁轨上，如同一尊工业革命的神明，几个修补党在往它的燃料箱中倾倒乙醇。其他人则在盛满钢板和沙砾的车两侧，用力地拖曳起来。显然，他们对远处号角声传达的信息做出了反应。

他们太忙了，并没有注意到头顶上发生的一切。

“你疯了，贾斯。”贾斯左右脚轮换跳，双手拧在一起。如果是年轻的时候，他一点也不会犹豫。有一段时间，他天天盼着这样出格的事情发生。贾斯一边咒骂自己的懦弱，一边沿着铁路线朝修补党营地的方向小跑过去——这些日子，贾斯越来越想证明自己。他还是戴着以前那顶黑色帽子，留着虬结的络腮胡子。不过他很快意识到，时光一去不复返了。他那件皮革长外套已经变得斑驳褴褛。尽管他还戴着那对曾经用来盛放全斯帕最值钱、最华丽的决斗手枪的枪套，但而今其中盛的却是些稀奇古怪的东西。每次呼吸，他都觉得肺像是要炸开一样。如果不是头受伤了，那就是腿受伤了，要么就是手。疼痛对他紧追不舍。鱼尾纹爬上了他的脸庞，有一次他得画上黑眼线，才能让

004 | 幡云世界Ⅱ：坎德斯女王

女人们看到他修长的睫毛。

修补党的机车开动起来，向着贾斯驶去。贾斯蹑手蹑脚地离开铁轨，躲在树丛的后面，等他们开过去。他身处争议地区，所以在这里没人会管他，但如果他被从火车窗偶然飞出的子弹打死，也同样没人管他。他边等待，边注视着天空中缓缓落下的丁点大的女人，试着去确认他最初对下落轨迹的猜测是否正确。

贾斯靠近了修补党的营地，一路上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营地一片混乱：皮衣笔挺的光头男们像蚂蚁般密密麻麻地忙碌着，而监工则诅咒着锈蚀的引擎。第一列火车已经开出了好几英里，他确信还会见到其他许多火车开动起来，不过他对此毫不关心。

这个世界每时每刻都在陷落。这又与他何干。

贾斯从两堆摇摇欲坠的枕木中间，爬到一堆修补党丢弃于此的捕网边，用一根路边捡来的棍子，勾住其中一张捕网拖到暗处。要是在完全的重力下，捕网足足要有几百磅重。不过就算现在的重量也还是让他步履蹒跚，费了好大力气才把网拖到附近的一排树下。

女人再次划过天空，她愈加接近地面，沿着绵长的弧线快速盘旋。衣服被逆风撕裂，乌黑的头发像旗帜般飘扬在脑后。当贾斯发现她裸露出来的皮肤竟然是红色时，惊呆了，而后加倍努力向最近的垂直索道跑去。

在斯帕的内部，有上千条轮辐一样的索道。有的同地面的夹角很小，只是连接着几英里外的地面；有的则直插云霄，径直通向圆柱体世界的另一边。这些索道都承受着巨大的张力，时不时地就会有一根断裂；而后这个世界就像铃铛一样摇晃一两个小时，随之掉落更多的碎片。

除了把这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索道还有很多用处。有一些还用于承载升降机。贾斯身边的这一条上面垂着一些稍细的绳子，这些绳子

盘绕在缆绳被磨损的黑色表面上——那是古老锈蚀、废弃不用的滑轮系统。主索道固定在支出地面的一枚锈迹斑斑的铁锥上。他把一卷捕网的两角剪开，悬挂在古老的滑轮上，一面背向滑轨跑，一面在身后展开捕网。

贾斯花了很长时间，才把这张巨网的第三个角悬挂在一根锈蚀的旗杆上。当他又跑回旗杆处的时候，已经是挥汗如雨、心悸难平了。就在他干这些的时候，女人又一次划过天空。

女人就像一颗子弹。其实，是大地在她身下飞驰而过，并且拉扯着跟随它的空气。如果她早些时候还活着的话，现在也该死了。贾斯不相信有人能在如此急促的风中呼吸。

她疾飞而过的同时，贾斯开始拉滑轮。每拉一次，能把捕网拉上去一英尺左右。太慢了！他抱怨着，又加了把劲，同时警惕着修补党营地的风吹草动。

虽然慢得吓人，不过一张三角形的捕网还是张了起来。捕网一头系在旗杆上，另外两端随着缆绳一起上升。他对她下落轨迹的判断到底对不对？这不要紧了。这里是几百码内唯一能拉网的地方了。而且到现在为止，她已经飞得太低了，空气阻力会把她拉下来，不消多久就会摔个粉身碎骨。

她来了。贾斯揉揉汗水迷蒙的眼睛，用血迹斑斑的双手拉起绳子。此时，一声尖利的长鸣划破长空——声音来自修补党营地，是那台锈迹斑斑的机车发动的声音。

这个神秘的女人像箭一般刚好掠过最高的树顶。贾斯觉得她肯定会擦过网子。而后，旧机车正好沿着铁轨开过——他瞥见了修补党满脸吃惊、嘴都合不拢了的样子。女人击中了网子，把网子直接从缆绳上扯了下来。

贾斯被一枚旋转的螺钉击中鼻子，一屁股跌坐在地上，火车尖啸

着刹住，铁轨上一时间火花四溅。女人裹挟着黑色的绳索，从参差不齐的树丫间穿过，落在捕网上，被轻轻弹进旁边的一堆杂草中。捕网兜住的散落的枝条被她压断了。贾斯一秒钟也没耽误，赶紧爬过去，用刀割断绳网。她的衣服昭示着她外来者的身份，这代表赎金可能很低。甚至从她的衣服上也捞不到什么油水；这样的布料在斯帕没有什么穿着的价值。不过，或许她还有些小物件能值两个钱，可以为他换来几周的温饱。

为了以防万一，贾斯还是把手放在女人的脖子上探了探——有脉搏。贾斯惊喜地骂了句脏话。他欢欣地把剩下的树枝清理开，将她拖出来，这时一声警告的枪鸣划破天空。

他禁不住抚弄着女人脸庞上散落的黑色秀发。这个女人相当年轻，二十出头，身材标致，眉毛乌黑，嘴唇丰满。美中不足的是，脸颊上有一个星形的疤痕。如果不是严重的灼伤，她的皮肤应该相当白净。

她大概只有二十多磅重。贾斯轻轻松松地把她扛在肩膀上，跑进了争议地区边界的灌木丛里。

他穿过散落的枯枝败叶，向有主的领地跑去。修补党停止了射击和咒骂，在树丛边畏缩不前。贾斯·迪亚曼蒂一边跑，一边忍不住笑了起来。有那么宝贵的几分钟，他觉得自己好像又回到了二十岁。

低矮的天花板跃入维娜·拂风的眼帘。她蹙着眉，一阵疼痛贯穿了她的下颚，让她脸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维娜悲伤地发现，自己的确还活着。

她还活着。但她的丈夫蔡森·拂风还活着吗？或许她已经成了寡妇。维娜一直努力想回到丈夫蔡森·拂风身边，努力想回到家乡，仅此而已。

维娜坐不起来，哪怕是最轻微的动作，也让全身一阵接一阵地疼痛。她不自觉地叹了口气，觉得自己就像被剥了一层皮。

“你醒了？”浓重的口音，听起来恍如隔世。她轻轻地转过头，看到一个模糊的身影走过来坐在她身边。她兴许是躺在一张床上，而那个人则坐在凳子或什么东西上。她眨了眨眼睛，想仔细地看看这促狭的房间。

“别动，”那个老头说，“你的晒伤很严重，而且中暑了，又受了些皮外伤。我已经把被单打湿，好让你舒服点。喝口水。别

折腾。”

“谢、谢谢。”说完她低头看着自己的身体。“我的衣服呢？”

他咧嘴笑了起来。有那么一会儿，他看起来真像年轻了许多。老头面色冷峻，颧骨高耸，有一双锐利的灰眼睛，瞪你一眼，就能让你打个寒战。他露出牙齿自信地笑着，看得出他知道衣服在哪儿。但是等他走到火光下的时候，她看到生活的不如意给他平添了许多皱纹，让他不再英俊。

“你的衣服在这儿，”他拍了拍旁边的一张椅子或者是桌子。“别担心，我对你什么也没做。这倒不是出于什么美德，当心，我和这里的人对美德什么的不太感兴趣。你应该感谢关节炎、陈年老伤，还有我这一大把年纪，所以你才毫发无损。”他又笑了起来。“我叫贾斯·迪亚曼蒂。而你，则是一个外来者。”

维娜无精打采地叹了口气。“差不多吧。外来者在这里代表什么？”

迪亚曼蒂抱着胳膊，倚坐着。“也许很多，也许一钱不值，看情况。”

“那这里是？”

“斯帕。”他答道。

“斯帕，”维娜觉得自己应该记住那个名字。但是她已经睡着了。她放任自己这样做。毕竟，这里太冷了。

当她再次醒过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倚靠在一把椅子上。前额、上半身、手臂上都包裹着浸湿的被单，下面包裹着一床毯子。

维娜面朝着一扇铅化玻璃窗。窗外，绿色的枝叶上投映出斑驳的光影。她听到了鸟鸣。鸟鸣让人想起在较大的市镇里才能看到的那种花园，在有重力的花园里，树木生长得粗短矮壮，土壤也不会四处乱飘。这样的地方少之又少，而且，这样的地方就代表着财富。

但是这个房间……当维娜转过头来的时候，希望破灭了。这看起来只是一座杂物间，所有东西都是为有重力的环境建造的。房子直接

建在了城镇最下层绵延不绝的钢铁上。虽然如此，但她惊奇地发现，脚下一点引擎或者旋转叶片的震动也感觉不到。事实上，安静得有点可怕。房间也是怪里怪气的悬臂式构造，就像是掏空了某个大得多的建筑物的地基建成的。盒子、箱子和空荡荡的鸟笼要么挤在一起，要么堆得到处都是。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中间有几条狭窄的通道。她倚靠着的、加了软垫的椅子附近是唯一整洁些的地方。她左边边有一张床，窗边还有几张桌子，墙上有一处草草挖的洞，似乎像个壁炉。几张桌子也乱得不成样子，上面摆着镶着画框的画。

维娜向前倾身，拉住脖颈处的被单。胳膊和肩膀上的剧痛，让她倒吸了一口凉气。她伸展了一下左臂，狠狠地抱怨了几句。她的皮肤被阳光灼烧成了深砖红色，已经开始脱皮。她在这里多久了？

那些画。维娜小心翼翼地伸手把其中一幅转向向光处。画上是一位手拿折叠式腕翼的少女，身着一身呆板的黑色紧身衣，画的背景模糊不清，可能是一些云彩什么的。

维娜估计这样的画至少得有两打，全部都是女人的肖像。有些画的是年轻女人；有些是年长些的女人。从她们精心梳理的发型上，看得出这些女人都颇为富贵。衣服的样式看起来有些古怪，全是用合金和皮革做成的，肯定又重又不舒服。她忽然意识到，这些画中一点布料的影子都没有。

“啊，你醒了！”迪亚曼蒂趟过成堆的杂物，手里提着一只软塌塌的野鸟，高兴地挥舞着。“午餐！”

“我想知道我在哪里。”她站起来，差点顶到房顶。这里的重力很低。维娜从面部肌肉的抽痛中缓过神来。为了显得端庄些，她把潮湿的床单裹在身上。这没什么作用。迪亚曼蒂对她身体的羡慕还是显而易见，就算她身上套的是铠甲，他大概也会目不转睛地盯着看老半天。看来他就是这样的人，不过奇怪的是，她倒没感觉到什么冒犯。

迪亚曼蒂答道：“你是斯帕公国的客人。”他一屁股坐在一张矮桌上，开始给鸟褪毛。“不过我很遗憾地告诉你，你降落在了我们这个辉煌国度的错误地方。这里是下斯帕，我住在这里，呃……有二十多年了。”

她拿起一幅刚才看过的画像。“你以前是个大忙人，我懂了。”

他抬头看看，大声笑了起来。“很对！为什么不呢？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我都想见识见识。”

维娜抚摸着石头墙面，有些轻微的眩晕。“你是说这是一个城镇？一个古老的城镇……你们把重力调低了。”她转头看着迪亚曼蒂。“你说‘很遗憾地告诉我’，是什么意思？下斯帕怎么了？”

他低头看着她，现在的他看起来颇为苍老。“来吧，如果你走得动，我带你看看你的新家。”

维娜刚想尖锐地反驳，又忍住了。她沉默地跟着他穿过一堆堆杂物。“你的意思是我要暂时住在这里？”她对着他龟裂的皮衣后背说道，“我要回逐流国的王宫里去。如果你想要赎金，那么只要我安全返回，你就一定能拿到。”迪亚曼蒂笑了起来，却透着悲伤。

“哎，但是回不去了。”他喃喃道，随即起身，一个箭步就走了出去。她跟在后面，觉得自己脸颊上的旧伤疤开始隐隐作痛。

这座或许有好几百年历史的没顶的方形建筑，曾经是用石头和工字钢梁建成的。而今屋顶和地面都有缺损，看起来倒像是个边长三十英尺的开口盒子。野花野草从砾石的下面茁壮地生长出来。通往迪亚曼蒂住处的地洞，就在建筑的一角。维娜四下环顾，这倒是唯一的出入口。

维娜目不转睛地看着这些野草。她从没看见过生长在有重力条件下的野生植物。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是这个旋转着的环形结构——她所称之为城镇的一部分。这样的城镇很少有直径超过一英里的，毕竟，城镇通常都是由管线和板材搭建的。除了去城镇，也没有其他机会能

体会到重力的感觉了。

维娜隔着石墙，环顾天空。某些方面看起来还挺对劲的：一望无际的幡云世界，有几座星星点点的建筑。不过远处的景色看起来完全不对。

“来。”迪亚曼蒂站在一处通向墙头的阶梯处向她招手，阶梯几乎难以分辨。她皱皱眉，不过还是跟着他，走到了墙头下一处平坦的地方。如果她踮起脚尖，就能看到墙外。于是，她便踮起了脚，朝外张望起来。

维娜从来不知道一个人可以感觉到自己是如此的渺小。斯帕是一座旋转的定居点，就像她长大的地方一样。不过，这也是她能说得出的，这里和已知世界唯一的联系了。迪亚曼蒂的小塔楼坐落在一块平地上，只有几棵孤零零的树和低矮的草丛相伴，四周—英里开外才有树林。在任何一个正常的世界里，这么一片有重力的土地，肯定是楼宇林立。这些空荡荡的广场和摇摇欲坠的建筑本应该塞满了人才对。

穿过树丛，世界就成了围墙、塔楼、开阔地和边缘分明的森林组成的迷宫。迷宫一直延伸到遥不可及的远处。迪亚曼蒂的塔楼只是这个圆柱体世界内表面上的一粒灰尘，这个世界的直径足有十一二英里，长度有直径的一倍半。

阳光从维娜背后的某处射来。她赶紧转过身，这样熟悉的场景，让她多少有些安心。巨大圆柱体世界的开口外，正常世界的云朵还是那样慢悠悠地转着。她并没有把全部的感性和理性都抛在脑后。不过在她所知的工程技术中，没有一种能完成这样规模的轮城。它在幡云世界不稳定的气流中持续旋转所需的能量，是任何普通国家都负担不起的。然而，这个地方很有一段历史了，看看这些杂草丛生的废墟和原始森林里的金雀花就知道了。实际上，地表到处都有裂缝，透过裂缝，她能看到远处的云朵和天空的古光片羽。

“这些都是地洞么？”她指着附近的一个大坑问道。洞口上方的空